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滎陽外史集卷二十六至三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朱上林

滎陽外史集卷二十六

明 鄭真 撰

序

送陝西承宣布政司參政陳公入覲序

洪武十有六年夏六月吏部符陝西承宣布政司傳上命驛召右參政陳公覲廷賓入覲者時陝右吏民方熟公之政不樂其去戀戀再三公曰禮云君命召不俟駕

其敢少遼緩耶不問家事星夜就道至臨淮阻風舍舟登陸兼程而進予幸以斯文謁見退而嘆曰君臣際會之盛不在兹乎周制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考制度以尊天子是故赤芾金舄會同有繹則因狩而朝也玄袞及黼輅車乘馬則因朝而賜也下以致其敬上以致其恩人心天理之正孰得而間之自漢以下成周之制不可見矣而木水本原之義千載一日也迺今聖明在上朝覲之儀斟酌今古凡在

外藩及郡府州縣之長歲一朝覲其餘大小率以三年考滿入覲天官考其功過而為之黜陟焉其禮甚重而其法亦嚴矣今公以明經之學簡在上心西北大閫出當一面而報政逾年首賜入覲蓋以旬宣之重委寄之隆厚股肱而崇體貌也可不思所以對敭丕顯休命哉天下之大生齒之繁興化致理之宜柔遠安邇之畧其有以徹九重黈纊之邃者乎謹按陳氏為莆田望族由始祖號公祀肇居歷清遠令樞至三世而會稽郡王揆

以滅董昌救温陵等功授大鎮節鉞賜鐵券五世而吏部尚書公仁壁六世而僕射公靖父子宰執侍從相繼榮耀赫奕嗣是而後持綉斧乘朱輪者代不乏人至十有六世公復起而承之可謂重規疊矩也已昔者左氏載陳敬仲之占曰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以公世系考之符敬仲之占矣天於三恪之裔何其封植之厚哉烏乎茲不可以觀德也夫於是本其山川地理家世文獻之盛立題賦詩序其首以為之贈且以為陳氏奕世之傳

云

鐵券

按陳氏三世從祖會稽郡王揆以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太師賜鐵券郡王薨背其家上之內府券文載在家譜定為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以予觀之文載郡王平董昌救福建拯溫陵等功當是唐昭宗朝錢鏐同時事非太平興國年也宋初功臣以一言罷兵就鎮未必有九死三宥之說嘗考

司馬通鑑東萊記事本末歐陽五代史皆不載郡王事恐郡誌及墓碑或他書可考今當為史家之闕可也

爐治鼓風炎火煽昆吾堅鋼成百鍊神槌急擊迸飛星水石磨礲氷雪片丹書模勒黄金填王言訓飭人文宣侍臣捧入紫宸殿流虹萬丈光燭天會稽郡王陳節度大將功成旗鼓樹黄羅包賜向轅門鼓舞三軍誇際遇山河帶礪申誓盟九死三宥垂孫曽築臺拜受揚寵

命臣微豈敢忘忠貞後來上表還內府多幸斯文綴宗
譜討論彷彿唐末年盛典煌煌照今古故家人物冠貂
蟬嗣續聲華今幾傳安西閫寄催入覲祝公富貴如前
賢君不見武穆錢王國吳越數百年來尚官爵鐵券綱
出秋水深錦襲珍藏鎮家閥

吳越錢氏世家天台元至正間漁人舉網得鐵券遂
購藏之洪武初年朝廷嘗取以觀復歸諸錢氏云

累朝宸翰

按陳氏御書五通其一五代梁太祖賜節度巡官沅其二宋真宗仁宗賜僕射靖其一則神宗賜廣東提刑中復巡官廷賓四世祖僕射六世祖提刑八世祖也

梁宋先朝御筆題封緘猶帶紫金泥龍章鳳篆昭雲漢錦軸牙籤映壁奎清問疇咨隆體貌恩言嘉奬慰黔黎故家文獻承先澤捧上青雲萬尺梯

文思詰

按宋慶歷中授虞部郎中陳惟德廣東路提刑陳中復文思院綾誥共二通中書舍人行詞虞部郎邵庵虞先生稱為慶歷名法從者廷賓九世祖也

人說閩南法從家先朝深寶誥綾花恩承内殿皆親擢命出中書溢寵嘉制作多應逾歲月光輝猶復動雲霞錦囊犀軸珍蔵久許借春風席上誇

經國集

按集類勸農取士守邊等事奏疏議凡十卷號經國

集右僕射靖上進勑藏祕府熙寧初神宗幸祕書史

臣以是集進帝覽而嘉之追贈左僕射其集今藏于

家

恭惟僕射公全材見經濟峩冠登廟堂謀猷協羣議粲

然如日星用以資至治彙次篇目分上表進廷陛帝曰

大哉言蓬山肅登戾裕陵幸鑾輿芸香發靈祕史臣跪

進餘乙覽愜宸意時公已神遊九重發深喟煌煌五色

誥疏恩賁泉隧巨編手澤餘文獻期勿墜嗣續喜多賢

梅洋

在興化縣東北林麓多梅樹唐武德初陳氏肇居之地後分為十二系云

卜居曾與賦槃阿雪裏梅花奈汝何鼎味巳應符相業春魁頻得冠儒科靈根培埴来嘉德奕葉光煇發舊柯歸向歲寒林壑底山川佳氣近来多

藪湖

在興化大象山下陳氏始祖號國杞唐貞元間徙居
其地三世至會稽郡王開府先是有蘄湖平陳氏出
公卿之讖
大象開形勝平湖綠泛蘄羣峯羅錦綉一水瑩瓊瑶倏
忽魚龍化翩躚鸛鶴飄浪浪鳴急雨洒洒漾輕飈窈窕
深通壑穹窿仰駕橋天晴浮彩鷁月霽響瓊簫咫尺天
光近從容地利饒淳龎便俗習虛爽遠塵囂似火明丹
荔如雲覆綠蕉詠歌傳翰墨問荅聽漁樵允爍精英聚

恭惟令德昭起家成赫奕開府聳岧嶤公爵榮重壤王
封拜九霄填門多紫綬列座屹金貂遠使時相過飛仙
自可招公卿先有識同際聖明朝

郡治故居

按廷賓三世祖清遠令樞自蘄湖徙於莆田邑下五
世祖吏部尚書仁壁與其子僕射靖讓其宅為郡治而
退居於郡後郡治今興化衛也

閩海天高聚德星一門三世盡簪纓金銀氣合春霄近

紫翠屏開曉日明讓宅秖今為閭治傳經應復大家聲
德馨幸見賢孫子佩服翩翩覲王京

金紫廳

在蘇湖上以會稽郡王階金紫光禄大夫得名
上階金紫表殊勲大國王封荷聖君宴席醉酣延素月
佩聲飛步入青雲風流上客停絲纊綽約羣仙舞綉裙
富貴煌煌忠力報春風玉樹長遺芬

僕射坊

按宋熙寧元年詔追贈尚書右僕射陳靖尚書左僕射郡守許翟以朝命建僕射坊至今子孫族居為盛

綽楔煌煌僕射坊相門朱芾詠斯皇雪融曉色喧車騎風送秋聲入佩璜綠葉生根蓉樹暗紅芳結實荔枝香閩南萬里何由到幾度相思夜月涼

集賢亭

按亭僕射公任集賢學士歸時所作

集賢學士早歸来丹碧光輝面面開史館圖書深册府

仙家冠佩接蓬莱久聞管樂稱王佐還道蕭曹揔相才春雨蘭堦誇奕葉青雲逺上鳳凰臺

龜蛇圖

按僕射公知蘇州日龜蛇馴伏案前公率僚屬祭而遣之遂不復見吏民繪圖為公歸之贈圖今存

琅函出巨軸云是龜蛇圖龜蛇玄武神示現將焉如郡侯廊廟器正直神明扶酒胙貽斥遣精誠深感孚鱗介閑深蟄帖然静堦除吏民共驚異繪畫粉墨俱再拜贈

公歸呼舞塡通衢修德消怪變古語諒非誣襲藏永爲
寶不啻如璠璵

忠勲祠

按祠在興化郡後宋郡守陳寶謨建以吏部父子讓
宅爲郡治尸而祝之時朝議郎捕林居裔使高麗等功
賜額忠勲可謂没世不忘矣作迎送神辭

煌煌兮會府奕靈祠兮修宇鏗鐘兮考鼓饌嘉牲兮湛
清酤叶上靈巫兮傳語握荔蕉兮式歌且舞盼鈞天兮

帝所神不來兮思凝佇紛進拜兮詵詵神之來兮如雲滿堂兮氤氲挹芳洌兮清淳神欣欣兮宴寧颷靈帷兮風泠泠霱霓旌兮錯雲駢驂鸞鷺兮遺逕上征我福兮我壽昭格聶兮綏祐載祈兮載扣耿忠勲兮宇宙

金鍍芝

按熙寧六年癸丑壺山清遠公塋産芝草四本紫色金鍍是歲朝廷加贈僕射而子孫服金紫至十有三人夫人才之與國家之盛美盛德之形容不在茲乎

追為之頌曰

瞻彼壺山佳城葱欝靈鍾秀聚產此英物紫葉金鋑璀燦光榮天風四來播其芳馨嘉廕殊特肇自天錫惟清遠翁先朝遺德緊僕射公聿大其傳密誥疏封曰惟茲年嗣而慶門公卿有偉佩服熒煌腰金衣紫我觀圖牒在國在家君臣際會文獻有華昔在神爵銅池產異儒臣匡衡頌傳永世咏懷先烈泉石幽扃至和絪緼融結精英我作聲詩薦諸祀享霜露春秋以寓遐想

龍爪木

按清遠公墳宰木千章熙寧中當晝忽潛龍緣木拏雲而去爪迹分明遂號為龍爪木夫龍淵潛在下而托木以升此風雲際會之徵陳氏衣冠之盛宜矣為之贊曰

於惟神龍四靈之一變幻蜿蜒風雷盤辟惟閩大家墓林孔深喬木上參雲煙晝陰爰有神物於焉奮蟄五爪紛拏有形有迹我覿嘉應彰時文明聖作物覩為公為卿

義易有占大人利見太空茫茫膏澤其遍瞻彼佳城欣欣向榮伊龍所藏伊龍所升告爾後人栽培載植本固枝茂聿貽先德

鴻濛閣

按閣為廷賓八世從祖若道處士所建時同族有黼斧弟兄三部使朱輪叔姪九侯藩之盛處士當奉恩澤而潛德弗耀養性自適為論時所稱云

翬飛傑閣倚鴻濛複道天寒海日紅萬里竟翔寥廓表三

山如在有無中仙遊每逰簪裾集宦族頻看爼席同觴首乘鸞人已去雲仍猶復仰玄風

槐軒

按廷實十三世槐軒先生隱居教授門人多登科者常與宋内翰後村劉公和梅花百咏集行于世所居有古槐因以自號今里中猶呼其故第為槐軒云

虚堂蔭古槐云是公侯兆種樹猶種德憑誰契其要先生好幽隠弗以官爵耀弟子肅衿纓函丈得深造登科

若而人喜捷春旗報石床卧緑隂南柯夢方覺逍遥形骸外萬事俱一笑懿哉後村翁藺金為情好翩翩百咏集風月恣吟嘯芬芳猶至今依依戀餘照百年不同時期君與同調

白雲岡

按莆郡西曰太平山山之東岡為廷賓曽大父龍門公之藏時有白雲輪囷其上因目之曰白雲岡以寓戀望之心云

太平岡上白雲重佳氣林巒曉鬱葱儘使函生同化育可能飛步上雲空衣冠夜月精靈秘俎豆春風肸蠁通萬里從龍今有象前修嘉澤藹空濛

安雅堂

按堂為元國子丞衆仲公宴居之地山海中詩禮藹然號海濱洙泗廷之從祖也

彼美君子作堂孔深有樽有俎有書有琴青山在上流水在下攸芋攸躋既安既雅靜焉休休動焉悠悠造物

為徒太虛與游烝我髦士永言佔畢教鐸洋洋德音秩秩斯文在天聖言豈湮異途同歸洙泗海濱邈哉神游緲緲鸞鵠著書滿家有華嗣續我懐斯人如玉如金匪今斯今猶見其心

駟良別墅

按别墅在莆田北三里許廷賓曾大父龍門居士所築因以奉其先塋大父蓮堂公及其父梅巖公兩世繼志述事而陳氏世得其山川之秀土地之饒焉

聞說莆田北佳城按撥砂門庭開別墅冠盖識名家山
勢髙奔駟溪流曲赴蛇溪聲喧霹靂巖斗露峆岈神秀
千齡聚英才奕世誇沖姿稱孝友美德用柔嘉享祭渾
如見修崇諒匪奢馨香羅品薦儉朴尚樽汙冥邈寃遊
閲衷誠戀慕加盟真修法供梵誦肅僧伽繼述酬先烈
登臨擅物華畫屏開錦綺仙籟雜箏琵築塢迷春靄經
樓絢早霞鳳鳴園有竹鶯囀徑饒花牡蠣甘分肉檳榔
溢當茶紅鹽青落子丹荔錦先葩寶翰藏宸墨遺書載

巨東郡王存誓券僕射記宣麻慶澤從來遠功名未有
涯閩南人物誌傳寄海雲縣

輟耕處

按莆郡屬邑曰游洋游洋之東南曰莒峯林壑尤美
至正間廷賔嘗耕隱其下扁曰輟耕處云

莒峯山中愛耕作一卷遺經掛牛角耕田方罷還讀書
自是古人經濟學耒耜本為家食資怪底山田苦磽
确老犍垂淚怕鞭笞歸向空山早棲泊夜來春雨波連

天南村生意何綿綿客來堂上笑相問城中斗米今幾錢秋來收穫幸及早便當秉筆書豐年土鼓吹豳大作社與公同醉西風前山上浮雲山下土日月雲來作門戶興來直上青雲巔人事紛紛慨今古君不見甯戚夜飯牛單衣短布寒颼颼一朝應聘入東海小白竟得雄諸侯又不見南陽諸葛吟梁父大耳王孫枉三顧指取巴蜀如掌中魚水君臣誇際遇人生窮達係逢時丈夫須作遠大期畎畝農功信足樂何如致治成雍熙幸君憐

然今一起閭寄煌煌宣上旨輟耕之處早歸來鄉人喚

作鳴珂里

右洪武十六年歲次癸亥秋七月望四明鄭真撰

松廳雅詠什

臨淮為中都畿邑地近物夥號為難治丞之貳令凡一

言之失一事之誤輒聞諸廟堂之上固非窮鄉下邑自

詑為古之附庸也使有學行之士事至物來酬酢處置

舉得其當而咏歌從容有得夫情性之正不謂之才大夫

可乎永嘉林君如淵之為丞也以勤敏見稱簿書詞訟是非可否與令長僚友協議斷以至公貪賕售欺者率不得逞吏人惴惴焉又非所謂簿紙尾當署即署者也以故縣以無事日與士大夫賦詩為樂盖如淵家居時嘗及事李公五峯高公則丞以是得其比興之法云人謂之曰子誠哦松者也惜無韓昌黎有以發之因題其扁曰松廳雅詠相與賦詩成什而求為之序夫文章政事非有兩途仕優則學顧人之用力何如爾如淵以天

子命出貳畿邑帝鄉湯沐凡其山川之勝風俗之盛故
蹟之遺與夫日月星辰之象風雨霜露之變人物鳥獸
草木之形色名狀寓於目接於耳發而成聲有足以裨
教化焉豈徒曰翰墨之適而已哉如淵家在鴈蕩石門
間林壑靜幽萬松天倚風月高秋衆籟交作息心寤聽
如在九奏鈞天之上乃今淮海之陽享有祿仕視隱顯
行藏如出一致亦可以見無入而不自得矣彼有厄於
上下志不克逞而寄興兩松之間抑末也已予與如淵

義同潮産又在文學之列當日與如淵妙悟於衽席間毋曰我有公事而致其不屑之辭也詩曰仲山甫永懐以慰其心予固以大雅期之矣因為之序而歌詩四章以詒之云

奕奕松廳仰高俯深有美君子遐思愔愔雅頌渢渢以哦以吟如鶴在空如鳳在林我懐斯人秩秩德音天高月明如見其心　松廳峩峩匪誇匪耀哲人坐忘載色載笑孰鈎我玄孰契我要神遊茫茫古今同調仰彼汃

寥劃焉長嘯　松聽言言孔寂且閒有客戾止鏘兮瑶環跂予望之蓬萊三山鴻飛冥冥邈不可攀薄言旋歸窅兮山灣式微載歌天風珊珊　煌煌松聽孔樂斯土有琴有書有樽有俎頌聲洋洋如鄒如魯太音寥寥逍遥今古

湖山舊隱辭并序

予往年聞永嘉鴈蕩石門之勝欲一往不可得久客臨淮值林君如淵來為丞因與論斯文之好嘗言我家蕭

臺之石門石門爲鴈蕩支隴竒峯錯出不可名狀飛流懸瀑如銀漢自天而下匯爲長川支分派别逶迤曲折至於巨海而止良田廣畞鱗次櫛比魚鹽稻蟹之利視他郡爲冠自上世以詩禮相傳先人嘗爲文學官以非其志拂衣而歸謝焉弱息無所肖似嘗慕孤山處士之爲人在至正時白野忠愍公爲篆湖山舊隱四大字以寵之際今聖運泰有禄仕皆在淮海之陽南望蕭臺一髮天際常神馳而夢想也子盍有以慰我哉予復之曰

君子之學不期於用而自不能不用也不期於用隱可也不能不用仕可也惟其時而已易觀之六四曰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時而仕者也遯之上九曰肥遯无不利時而隱者也隱顯一致隱即所以為顯顯即所以為隱也夫石田茅屋布袍草屨耕桑自給孰愈民社之司祿食太倉峩冠博帶坐論政事為國家出氣力以垂名不朽哉然其志之所存固不以彼而易此也如淵既出而仕矣乃不忘乎隱豈區區聲利可拘者哉且夫景行

先哲士君子所以為厚也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彼謫仙之高風大節歷數百載一日也夙興夜寐若形聲影響之接焉故其在東甌猶在西湖也在淮南猶在東甌也豈以仕止出處為間哉為效淮南招隱作楚辭以貽之異日如淵功成名遂言歸舊隱歌予辭以侑酒亦足以為懷古之一嘅矣其詞曰

望滄海兮青山巋石門兮孱顏飛瀑瀉兮潺潺淼長溪兮經緯其間梯空兮險艱松桂連蜷兮邈不可攀窈兮

謐悄兮泬氷崖嘖兮隧危石熊羆嘯號人憀慄駕浮雲兮寵嵸思夫君兮心忡忡孤鶴嘯兮泠風颯颯環兮玲瓏搆穹窿兮重屋保吾真兮貞獨折芳馨兮深谷羌何心兮榮祿煌煌兮旌招結組綬兮登天朝悵山中兮遠遥颯天籟兮蕭蕭山花開兮雙崖高澹寂寥兮誰與遊邀雲歸兮風馬盍歸來兮稅駕命蓬萊佺期驅飛廉兮遠迓亭亭兮蕭臺雙鳳兮飛來眇故鄉兮孔懐君不歸兮胡為哉歲宴兮氷雪玩孤芳兮惜别紛前修兮遺烈盍保

身兮明哲天地兮浮漚泊吾生兮焉求松桂山中兮春
復秋歸來歸來兮聊淹留

臨淮縣主簿德政詩序

保定蠡縣陳公曰新倅簿臨淮逾二年民人大和有歌
之者曰茫茫淮流形勝今古帝鄉湯沐孔樂斯土惟我
陳公受命大廷來倅來簿煌煌厥聲咸曰賢哉民之父
母氣類感孚如出一口我有田疇以稼以耕爾界爾疆
爾溝爾塍我桑我麻載勸載勞我詩我書載迪載教我

饑而食我寒而衣不嚬以呻愉愉怡怡君曰宜哉我躬我職匪恩匪勤匪功匪力惟天生民愛養則均惟公之政惟公之仁昊穹蓋高厥鑒在下曰介景福曰錫純嘏山高水深秩秩德音我歌不忘以寫我心予諦而聽之曰公何以得此於民哉夫是非之心天下之至公長民者有不善焉人不敢以為善也善焉人不敢以為不善也若公之簿臨淮善矣斯民歌咏之其不可以觀人心矣乎公中原望族在勝國時嘗掉鞅燕都授經胄監

遍及縉紳先生之門膏馥沾溉多矣是以才給而敏氣充而嚴仕宦所至以治狀聞際今聖運由嚴州府分水縣主簿調濮州范縣再轉而臨淮畿甸之重他人不勝任者公獨處之有餘不謂之賢可乎是宜詩人見諸頌美而不能自已也昔仇覽署考城簿而王奐以為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然則公其自茲升矣予忝教于茲與公有賓交之契其興學一事殿廷齋廡創而新之公之功為多乃若戶口之增賦稅之登獄訟之

平有不能悉書者詩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此學校斯文之責也予安得以不敏不文而不使傳之後來耶於是為叙其事俾能詩者歌以繼之云

滎陽外史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二十七

明 鄭真 撰

序

贈汝寧方君自牧先生序

地理之學何自而起乎蓋自混沌既分清濁肇判凡為天象地形之著人固與之無間矣仰觀俯察星峯龍脉闡靈發秀隂陽之氣聚之使不散止之使不行行之使

有止於是窆焉兆焉封焉溝焉人子之於其父若母終事畢矣吉凶禍福云乎哉至正二十四年先處州教授府君卒予兄弟斬焉在衰絰之中莫知攸之汝寧方君自牧先生以地理之學有名薦紳間再拜以請先生俯而哀之相其土宜於鄞之桃源鄉西嶴山先塋之側以先君所嘗屬意也揆之法而合遂以九月甲申日葬焉夫水砂龍穴地理之凖的也先生有得於此故能正四方之位辨五行之形八風之所藏四靈之所聚逆則順

之順則逆之所謂減左饒右之宜補短截長之法舉無不當常使生氣行於地中存者亡者兩得其安焉其哀死恤生急人之難成我兄弟之厝安其親者如此至於富貴貧賤賢愚壽夭盛衰成敗世之衒其說以售厚貲者則一不出諸口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乎盖先生為上饒祝先生高弟其地理學實得之江西王先生自青烏經以下若郭璞葬書楊筠松曾巡口訣胎腹李周卿之金針張子之玉髓師友淵源之正微詞精義傳之於口

耳熟之於身心專乎理而不誘乎術急乎義而不惑乎利此正聖賢所謂格物致知盡性知命之學豈區區衒名矜能之士所可同日語哉予兄弟貧者也念無以報君則請於鄉先生長者為之詩歌以贈之因得序其畧於後若其易學之精微文章之華美德行言語之温純家世出處之詳畧茲不贅

贈金華錢如壁序

國家之利多矣而鹽為大民生之利廣矣而食為急鹽

以煑海爲利食以力田爲利故有稼穡之入然後可以盡斥鹵之功而有司兩稅亦賴是以取然旱暵不時潴堰失備飢饉死亡之不暇安能竭誠奉上於已之所當爲也耶上之人不探其本而拯救之其不至於妨民矣乎四明濵海爲郡定海頭龍塲歲貢鹽三千餘引場之南曰鳳浦湖者周迴十八餘里日久不治田失灌漑民以病告者數矣至正二十一年江淛分省左司郎中張公檄命郡府史金華錢君如壁來督鹽事且以水利屬

之君清介廉慎寛和樂易亭民履畆賦鹽應期而集遂
浚湖築堤增高就深又築下堰塘以固其勢秋累大穫
老耄懽慶越二年郎中公檄君復來君守成法不變亭
民勸趨恐後初湖置水鍤水不能遍及君相地之宜復
創其一而斸河數里蜿蜒迤邐至海而止其湖崖之頽
圮窪卑者且椓杙疊石實之土而加築焉於是昔之磽
瘠者今肥腴矣且稔熟十倍矣鄉之人咸相謂曰微君
其及此乎夫鹽水利其尚来矣故海王之筴管夷吾所

以相齊均水之約名信臣所以治漢也今君以上之命於是二者而交致其力焉庶幾乎古之人矣而又衣敝食糲親率畚鍤而先之故不待刑驅勢迫而事功之成不徒為亭民之利而普為編民之利不苟為一時之利而必為永世之利非其仁心之周知慮之密而何哉君甞受知天台許侯與瞻東陽張侯率性參謀贊治於君為多今張公以文武之才司宥密之地君尤為之盡心焉他日擢登華要則其問學政事之施豈特鹽法水利

而已耶君其尚勉之哉

送趙氏貴伯歸天台序

東南文獻家稱天台黄巖西嶠趙氏其上世有以玉牒之望知大宗正寺者子孫相傳科第不絶迨至芳塘先生以道德文學當元初為翰林學士制誥書命學士大夫多傳誦之數十百年風聲之不泯氣澤之尚存蓋有賴焉族子孫有曰貴伯者自幼讀書知明地理之學操筆為文詞多清麗可喜年二十餘聲譽著聞先生長者

樂為之獎引貴伯不自矜喜人以是益賢之洪武中貴伯持所業遊京師適廷議廣致多士有知貴伯者將奏官之貴伯辭曰其實不材幸蒙恵顧得比于庶人之在官者足矣爵禄非所異也遂署為吏部下執事凡符牒之往來簿冊之裒纂盡心竭力不少休廢至於銓衡考績賢愚善惡之實是非邪正之公亦得與其間故天官諸公尤器重之既三年考滿其友請予文以贈予遂為言曰士之世其家者豈不欲傳珪襲組哉然而命分之

定固有莫之致者方在盛時軒車之雜遝衣冠之炫燿孰不曰閭里之榮歲月代更故家文獻殆不知其與草木同腐者矣有能於此時奮起而振刷之斯亦人之所難者哉以貴伯當明良相逢之日克以才藝見知於人珪珇蟬聯當復自今日始豈特風聲氣澤而已哉詩曰以似以續續古之人其貴伯之謂乎子螯居四明與天台壤地相接固嘗知貴伯者旅次相遇傾蓋如故而貴伯且以告歸為辭矣東望故鄉瀛海千里未能從貴伯

行李之後塵其能不慨然于懷也耶因其行畧序其世家淵懿以贈

送許彥英序

濠梁國家興王之地今天子肇建中都設兵馬指揮使司任徼巡之職内而宮禁公府外而城郭闗要軍民盜賊水火獄訟之事無所不統固國保民之法可謂詳而盡矣洪武三年冬十有一月廷命指揮使秦公建牙視事而㑹稽許彥英氏實來補吏彥英廉慎精敏諳法律

識時宜凡文牒往來悉能舉其綱要故事無不集令無不行使閤上下咸以為得人矣考滿將行同事者請文以贈夫今之吏即古之所謂庶人在官者雖其上下之間勢分不同然片紙尺楮列名並署其責固不輕矣而況於扈衛所關者哉彥英以有用之才當事功之始周旋三載具有成緒不謂之能可乎古之賢人君子不以祿薄位下而弗為法律心計備樽俎之前籌簿書從事具廟堂之偉畧一旦得時行道功名事業照映簡冊天

下後世固有願慕興起者矣然則吏之為吏豈輕也哉顧瞻天上清光咫尺量能授官不以格律彥英上考天官大宗伯衡鑒之公安知彥英異日不為卿為公也哉於其行敘以誌別

送戴起之歸蕭山序

越蕭山戴起之父累世名家龎厚老成以在先朝嘗執事藩府謫遣濠梁居畎畝為民者有年矣洪武癸丑監察御史張公上言分巡事宜起之隨衆量徙壽春逾三月

天官宗伯奉上旨凡年六十五以上者放還田里起之以耄耋預焉既趣裝戒道停舟河滸來謂予曰我客居異鄉分甘溝瀆今幸遂首丘之願聖恩寛弘愳無以報子其一言以識之予復之曰起之存心可謂厚矣然嘗聞之達人君子以天地為室廬山川為户牖江海為闈域去家千里無所往而不自得焉不以平易險阻而為進退去留也不以貴賤安危而為榮辱欣戚也此無他命分之正樂焉安焉盡之在巳而聽之在天爾起之自越

適淮轉徙困踣常情匪堪而未嘗有幾微之色見於顔面顧以岐黄之學為濟人利物之具其所養可知矣言遄言邁問田園之無恙諗丘壠以依然觴豆俎几歲時展省而子孫滿前賔客沓至相與極娱樂之盛以終其天年此豈人力也哉天也然而在野之民當無事時有一飯不忘君者況夫釋自羈拘從容所欲誠所謂生死而肉骨者而起之念念不忘之其存心不亦厚乎予世家四明明在漢時為越屬邑壤地密邇夙與起之聲迹

相聞今幸托交下執而教職所縻未得從起之行李後
塵殆不能釋然於懷也異時或者幸得告還尚當尋夜
雪扁舟之迹以盡平生之心焉豈曰乘興而來興盡而
返何必見戴安道也耶櫂夫告行書此以識別

贈趙兼善序

越在宋南渡為陪都嘉定間丞相史忠獻王奉穆陵於
側微嗣沂邸入繼大統越遂為潛藩比漢南陽麟趾公
族視他郡為盛宋社既墟數十年來雖不克有其世禄

而詩禮敬讓楚楚自將人見之者必曰是故宗室信厚公子也趙子兼善生於越二十餘年矣世譜仙源本宋太祖後盖處士谷祥之子翰制本初先生從孫也兼善讀書明理達務尤能為詩侍谷祥父來居頴上鳳陽府幕知其名羅致之俾簿書從事人皆以為宜兼善不色喜將辭歸求志簡冊來諗於予予解之曰學將以有為也刑政法律何往非學哉子不顧諸古人乎張敞起自卒史王尊本於書佐是皆勳名事業卓絕奇偉後之人

爭欲慕徼而不可得者彼其初豈以卒史書佐為卑且徼者耶一簣之積至於為山百川之會迄於成海下以趣高小以至大為之在我而已吾何歉乎哉夫杞宋大國也文獻之不足徵我夫子重嘆息之兼善先代之後故家文物禮樂典制之舊世將取徵焉爵禄富貴其來也必矣鳳陽府幕諸公好賢樂善名動中朝必有為兼善推轂者兼善其善事之乎兼善再拜曰命之矣

送高生鵬舉歸北海序

北海郡高生翥鵬舉年二十餘清修頴悟自失怙恃慨然以學業自見入濰縣學受尚書讀之至成誦探賾紬繹歛然自以為不足將求正於有道而後已也會其同鄉賈公順舉通判鳳陽府事有親親之好納謁館寓公俾入郡庠執子弟禮於莆田吳教授先生先生以其得於師者授之生拒戶伏按研朱濡墨套點畧備典謨訓誥徵詞奥義悉經口授生盖屬饜焉未幾通判公考滿入覲于京生亦辭歸展省墳墓將就家卒業予與之别曰

聖人之道具載六經若書之論治尤為有天下國家者所甚重士君子之學莫先焉自秦滅典籍百篇之義世莫得聞漢興濟南伏生始為傳授北海鄭康成繼為訓釋於是齊魯之間經生學士專門名家其列位於朝者引經決事於名教信非小補矣自漢至唐及宋千有餘年至於南渡文治益盛新安蔡氏會稡諸說而折衷論定先元處士定為國是海內學者家傳而人誦於是唐虞三代之道粲然明著若日月星辰之麗于天也蔡氏

之學在閩南卓有端緒吳教授之學傳諸林先生罔孫之子學矩純實篤厚議論尤為邃密生既得為依歸所以明帝王心法之微會聖賢旨趣之正者不在茲乎昔容城劉公靜修未嘗接見考亭朱子而以為得其傳菁城安公敬仲未嘗接見靜修而亦以為得其傳焉無他天下之道一而已矣聖賢之相契若今古之同時得其道則得其傳矣況列諸講下心傳面命如生之於吳教授者哉其毋以歲月之久近為言也山東為文物淵藪

生世家北海在鄭康成之里去伏生鄉為不遠風聲氣習感慕興起今天下文明巖棲谷隱之士不有伏生鄭康成者其人乎生歸而求之有餘師矣夫學貴於有成己推及成物明體貴於適用生其尚知終始者哉異日齊魯復有稱大儒者非生其誰耶東萊郡博士于君用達嘗領浙江書經魁薦予同年友也生歸亟往拜之持予說以請必有以淑生矣洪武十有二年九月初十日

送烏先生歸四明序

吾鄉烏先生繼善居慈溪文元楊公之里姿貌玉雪自壯歲得公所著書妙悟心契雄文懿行模範後進者幾四十年際聖運肇興徵入天官授知化州府石隆縣事縣當海徼遠王化號難治先生以其道教誘之隣邑寇竊發率其民為備具寇不敢犯境三年考滿調吉安之永新永新之民素健訟先生訓以仁義則皆化服由是興學校禮賢才創建節婦祠以風厲流俗先時民苦苛

役逃居他邑者二千餘口至是聞先生之政來歸恐後遂以經濟之學聞諸列郡不寧惟是凡縉紳士大夫有所撰述皆請為執筆而先生之言遂被于江廣間矣不幸旁邑事累當置對御史廉知無罪而未如之何坐輸作鳳陽之池河先生躬事隴畝飢窘勞苦不為戚戚暇則抱琴自適著古詩文樂府以見意且謂人曰吾知所以自處矣逾二年蒙詔旨許還故里過濠梁以同郡兩世之契慰藉良厚予因起而告之曰傳所謂無入而不

自得者先生之謂乎夫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儒先君子之處憂患而檢身律已之為也況先生素有志於聖人之道者乎故其仕也知道之當行其謫也知道之當晦其歸也知道之當止凡其身之所存皆其道之所寓窮通隱顯曾何芥蔕於胷臆也耶維吾明文獻之邦自漢以來董子以孝行稱任奕以文章顯降至有宋慶歷淳熙諸大老道德性命之學有名於朝至於公侯卿相衣冠蟬聯百年之後猶有其人其立言行事足以

垂世立教者甚多然而世緒湮微討論訂正固有望於後人矣今仕宦以歸老為難晚節完人尤世所少先生年逾耆艾遥而言歸豈天欲壽斯文而黙有以相之耶故家遺澤之僅存者旁搜遠訪𠡠分類别以傳諸天下後世使天下之人曰文獻足徵在吾明郡豈非鄙賤之所望哉洪武十三年夏六月朔日鄉貢進士同郡鄭真序

送何本道還金華序

國家科目取士得人之盛前代莫及廼洪武五年詔命三年疊試於是淛江所屬九郡以其名上之行省而金華何君本道與焉既就試考官嘉興貝先生廷臣會稽錢先生啟予得其文愛其經術通明論策皆中繩墨遂在四十名之選當預計偕有司歌鹿鳴而勸之駕過淛省大參徐公待以客禮命賦青雲甘露等詩甚見稱賞既入京師吏部奉上命俾入成均將不次用之踰年同舍生同薦書者入臺省部相繼本道恂恂然謙退如諸

生自博士先生以下咸器重之翰林承旨有宋公以同鄉許為通家乞歸省侍公著文贈之既復業成均拜恩闕下賜寒暑衣二襲分教中都之國學業者皆將家子弟奉教惟謹逾二年慨然曰吾豈以此為仕進之階也耶家有二親年在耄耋不於此時歸養後雖噬臍悔奚及乎遂請諸禮部得報而去古之儒者或仕或不仕時焉而仕則得禄以榮其親如歐陽詹可也時焉弗仕則歸養以樂其親如何蕃亦可也本道為名進士在成均

為諸生冠其於進退固知所自處矣且吾聞之本道之五世祖文定公以勉齋黃公高弟上接考亭夫子之傳有易學啓揮等書行於世在宋茂陵時屢徵不起後以侍講召亦不赴其學傳之魯齋王公魯齋傳之仁山金公仁山傳之許文懿公皆敝屣軒冕高風大節與文定相望先後况本道子孫之賢寧不似而續之乎雖然德之深者澤必厚實之大者聲必宏何氏以道學傳至於今天下學者知之其立言行事之微尚有未及盡知者

本道定省之暇少分而類別之用以傳諸天下後世使咸曰何氏尚有人焉顧不韙歟夫君子之所守者道而已爵禄不與焉然則本道之所任者其在兹乎予與本道為同年在鳳陽往來為厚于其行不能釋然于懷也遂叙以識别云

送姚宗文還松江序

雲間姚君宗文年將四十博雅好修以詩文自許謫居臨淮令譽日聞臨淮大夫聘入鄉學不久即弃去泗州

守雅知其名言於郡太守李公用禮幣訓導州學弟子員亦不赴以是淮海之士益高之一日謂諸臨淮大夫曰某家在大江之南父母已亡旁無朞功近親惟外大母某氏在焉外大母年逾八十嘗以書來謂曰吾欲見汝甚久茲忍死以待汝其亟來不然無及矣某捧誦之餘起居食息凜然不自寧也將歸雲間少慰其旦夕焉述辭備情懇到切至邑大夫不能違也夫人孰無懷土之思哉鍾儀之楚奏莊舄之越吟固其情也況夫外大

母骨肉之懿反哺之恩有不能忘者乎人非父母不生父之自出曰祖父母母之自出曰外祖父母盖皆自我一身而推之也昔者先王仁及九族盖母族則次於父族矣親親之念一有不至豈為知本哉宗文少而失母長而失父謫遣北來隱憂多難外大母念之不啻如其女也宗文陟屺興思倚閭多感見其外大母之存亦不啻如見其母之存也彼其白髮高年康寧無恙而千里久别一日會聚老者少者慨言存歿其情為何如耶君

子於是以為歸所宜歸矣而況邑大夫之錫類克俯而從之哉昔吾鄉先生袁文清公母史夫人大資忠清公孫女也生文清七日而没外祖母張氏來撫育之公既貴登内相贈及其母祀張氏於家廟别室葢以義起禮也宗文念及外大母逺事歸省其古君子之用心哉異日登名朝著增光前烈成外家之宅相衍奕世之基圖豈非淮海士君子所望於宗文者若乃托放園林感今懐昔鱠松江之鱸聽華亭之鶴詩酒清娱與二三高士神

文千載之上固其餘事也庸何贅辭也哉于其行敘以為
贈

榮陽外史集卷二十七

榮陽外史集卷二十八

明　鄭真　撰

序

贈昌國縣典史馬君德明序

昌國在海中洲地號險阻而異時道德文章之士項背相望固有登廟堂而參大政者百餘年來故家餘風猶未澌盡操翰墨而事編簡者往往有之若夫習險之徒

張網罟舉舟楫乘時逐利妄動竊發盖有陷溺於流俗而不自知者是豈可槩觀之哉嗚呼天之生人秉彛好德之心固人人之所有也長民者撫而安之未有不可使為善者況昌國為明之屬邑文獻之遺有足以興化致理者乎自武林馬君之來典文幕也適當國家開創之初虎旅奮揚誅暴禁亂島嶼之間瘡痍呻吟者未盡起也饑渇困踣者未盡甦也流徙轉移者未盡復也然而甲兵繕修之急錢穀征斂之重簿書期會之煩網提

領挈咸視君取則焉其何以善於其職歟而君也潔廉無私剛介有守藹然愷悌之意形於言惻然仁恤之念見於政凡郡府公務之需有不能應者挺然為民侃侃言之雖至于譴怒言之益力必期於免而止故上官愛其誠庶民懷其惠而君以能吏聞矣近日者郡府以屬縣戶口之籍未成也命君程督之君晝夜盡心焉既而以就緒告遂復歸典幕事斯民咸感歎相謂曰吾民其庶幾有瘳乎於是其邑之長老間屬筆於予俾敘其事

以志不忘云予惟士之學為政也不以位之小大祿之厚薄志於利民而已故政在天下則天下之民受其利政在一邑則一邑之民受其利隨其所在而設施之亦各盡其職焉耳以君由儒入吏其在典幕之位位誠卑矣祿誠薄矣而君不鄙夷之誠所謂有志於民者歟夫有志於民而民德之必使著之言辭以表見於世其文獻之遺俗有足觀者歟興化致理顧所行何如爾君其尚慎始終者哉

同前

今天子建國之初大兵徇地浙東明之父老且簞食壺漿百拜請降天子憐之命守臣分治其地且有以撫綏之明年國號大明改元洪武浙江省守臣欽承旨意檄命新具圖籍明郡長貳承奉恐後且相謂曰賦役之法其根本係於田業不先定其田業雖有良法美意何從施之遂命六縣之民凡山田疆里之宜其稅其粮之數悉登載之且擇邑從事之賢者令昌國縣典史馬君程

督之君守之以正持之以公不亟不矜咻噢教誨無有倦意執筆操觚之士咸同心一志不敢少肆隱欺之弊其征科舊額間有輕重失宜為民病者悉釐正之於是大編巨帙册分類别披而覽之若躬歴焉穀粟布帛力役之征所以足食足兵者視其多寡大小為之經制而民遂得其平矣昌國之民相聚言曰民之望君也久矣其歸撫我乎由是郡府俾還理縣事同里之士凡千餘人觴酒奉别江水上有惘惘之色因命予序其意予惟

版籍之傳也尚矣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與其財用以周知其利害而司民之官且正其都鄙郊野三年大比以其民數詔小司寇獻之王王拜受之藏之天府是則土地人民固有天下者之所甚重也國家誕受天命幅員之廣至於海隅日出固已囊括無餘矣況吾邦在畿甸之下千里而近其有不致其謹乎以君承郡府之命恪勤若此其能以在上之心為心者哉予蟄居閭巷貧而且病無名聲之聞而昌國之人往往來言君之善者予

既為文樂道之矣而里之先達老成尤德君不忘則君之及人者蓋可想矣安敢以言之重詞之複而不以著君之美乎君字德明武林人早以儒試吏所在有聲蓋其學之所至云

送明州衛千戶所司吏張子中考滿序

國家右武而尚功列衛將校莫非折衝禦侮之才至於操翰墨治簿書以為吏者非其信行之著知慮之周足以參賛機密輔成事功者不克當之噫士之得試為吏

豈輕也哉京口張君子中以讀書習律見知今千戶淮右陳侯時侯以一軍從揔兵官平章朱公於淛江子中與在行間侯以之自隨因進拜平章公於行營遂得為杭州仁和衛千戶所吏自百戶以下揔旗大小部署處分卷以委之籍既上無有變易之者未幾侯移戍四明子中亦以常調來適當海島搶攘調發不時君按籍具姓名給粮授甲盡心厥事有不自知其勞者若是其不謂之能可乎既逾年以考滿捧檄將上淛省凡部伍之長

共惜其去請予為序予謂自古士之有志於禄仕往往奇徑於卒史書佐以為之階及其至也雖公侯之貴亦由是出焉然則升高自下趨遠由近其理顧不如是也耶乃今宇宙開創之初弓矢未櫜干戈未戢服役轅門者多能以功名自見況子中參贊畫諾夙為大官貴人之所賞識哉吾知其以能為之才見用於世也必矣子中尚勉乎哉

送邢惟中陞鳳陽行大都督椽序

予年幾二十好習兩制學取宋詞科十二體詔誥制表
録而讀之得説齋唐公進門下省所業及試中六題喟
然嘆曰東南文獻淵懿其在兹乎説齋踐歷館閣出守
台州有能聲迨今二百餘年其子孫在金華者猶有其
人嘗欲就而取証前代之傳而潦倒山林間有不可得
者洪武癸丑忝以淛江進士典教臨淮得與鳳陽府史
邢惟中父定交甚能言説齋出處之詳從而諗之盖惟
中先君子以説齋裔孫來後邢氏有宗盟之契是所謂

不忘其先者耶鳳陽國家興王之地惟中為府史歷掌刑戶二曹簿書獄訟之煩錢穀戶口之重深讞精覈各得其要故九州二十四縣之屬莫不稱其公且勤明且敏也三年書考行大都督府辟以為掾惟中不得辭夫儒與吏非二道也惟督府密邇禁嚴高牙大纛增重於時其謀謨畫諾當得儒者有用之才豈瑣瑣者所能任哉惟中以儒先家世其於吏事固恢恢乎有餘裕矣上公器而使之其不謂之得人矣乎顧予不才竊禄罔功

而去家日遠羈孤廓落猶幸得友惟中以慰其心焉今惟中自此升矣而不遠伊邇過從如故能不為之喜談而樂道之哉惟中母弟紹宗以明經試吏部授知光州固始縣事以先命歸姓唐氏昔者髙魏合族士君子以為美事惟中與知縣同氣敦睦是庶幾於古道者耶因并識之以為親親者勸焉

送賴上縣分巡千戶所吏王敬儀歸河南都司序

國家建長治久安之策緯武而經文內而京師外而郡

邑肇置環衛衛有指揮使副統司各所所有千百夫長凡而甲兵之繕修衣粮之給賜戶口之繁獄訟之重則以付之吏師而為之職掌焉頼上中都屬有捍城之責隷河南都司嘗以千戶分鎮之而王敬儀實來司其吏事敬儀謹慎廉勤盡心周旋無有失者頼上多閒田廣袤朝廷嘗命設二屯俾軍民雜耕而收其稅租敬儀設法以區處之農而耕兵而戍者更番迭休勞逸適等春夏之交荷鍤如雲樂歲有秋飽食思報此其功之可書

者也既三年考滿奉檄將歸都司蓋其上官有以器使之也夫天下未嘗乏才也時有未至則用有未盡蕭何曹參王尊張敞之流皆起於吏彼豈異於人哉亦惟其時而已今夫介胄之士奮自行伍決機兩陣之間了無怖色平居無事吏以文法裁制其短長則畏恐縮恧莫敢先後其於役蓋不輕矣然則任外閫之寄以迪師中之吉者其不在於得人也耶若敬儀者可謂難也已仰惟聖明在上日月臨照求賢審官不以資格有如敬儀

報勞分閫考績書功宜在彤典功名富貴何古人之不可及也耶予雖不識敬儀然清聲美譽服膺久矣異日傾盖相逢挹其顏色所其議論當有以啟予者豈曰見所見而已哉賴之士大夫有求為贈言者書以為序

送同郡李公復上任咸陽縣教諭序

朝廷崇尚儒術士以才名登館閣者上優禮而寵異之他有司不敢望焉其在外為儒學官郡府州太守若縣令親與為客主之禮他有司不能比焉士之在學校猶

館閣也嗚呼不其重矣乎予友李君公復世為明郡奉化儒族大父某與其父某皆不幸早殁母沈氏以姑之姪為婦兩世皆以節著公復生逾年而孤既長出就外傅力學思亢其宗外家端憲先生之後端憲與奉化鄉先生舒文靖公為熙淳大儒文靖有詩說紹承先烈公復既盡得二家之傳學以早成際今聖朝嘗以鄉貢徵至京師力辭歸養未幾復以薦入天官試藝髙等為廣德廣洋縣儒學教諭縣既革併遂調安西府咸陽縣咸

陽古帝王所都人物淵藪公復掌教其地必能以道化誘其民矣自昔斆學之法非以詞章句讀月書季考以釣聲名取利禄也涵養其氣質薰陶其德性去其小者近者就其遠者大者故所教即所養所養即所用一旦見諸事業直舉此加彼爾近世以來師道不明人心滋蔽父兄不知訓子弟不知學窮鄉草茅視簡冊為害已甘心樵牧商賈之歸至煩有司弊弊焉文移驅迫之未施教導民其果如是耶夫斯文興起之機實世道升降

之會仰惟盛代文明士有一才一藝皆得録用況學校
賢才所關文學德行之士樂得英才而教育之所以轉
移人心恢弘世教者寧不為己任乎知咸陽縣事莊君
九疇端士也前在邰武民思其恵愛令宰咸陽尤以興
學為重公復與之同鄉有親昵之厚則所以尊崇而體
貌者視他州異縣不啻倍蓰矣而予也老學無成教授
臨淮八年于茲歴知縣事凡六七人每以落落難合為
恨豈若公復之於九疇相遇之適然者哉殆天黙相斯

文用以惠幸咸陽之子弟耶因著之序為公復賀且為九疇致意云

送同郡蔣古巖上任知沛縣序

四明蔣氏本漢安陽亭侯之後為文獻大族自評事登名仕版至金紫公而益大其在宋崇寧間兄弟聯登上第陳忠肅扁其堂曰連桂者則金紫公二子也自金紫四傳至尚書公以雄文直道逮事寧理兩朝為名法從載在國史今其家累世誥勑具存其有所謂三徑連珠集

者則宣獻樓公著序以傳者也宋社既亡雖不及享有世禄而以詩書保其家業尚論其世者亦足取徵哉知鳳陽府徐州沛縣事蔣君古巖金紫公之裔與秦府長史子杰為同族世家奉化之三嶺長兄玉才敏過人元至正間嘗接見諸名士治春秋有聲庠序不幸早殁古巖克嗣其承讀書學古人文章開門授徒孝養其母將終身焉迺洪武十有三年春三月聖天子命郡府州縣舉聰明正直二人於是奉化有司以古巖應詔古巖不

得辭至闕下遂有沛邑之命夫聰明正直之謂神以一縣而止得二人可謂才難也巳使果得其人吾見其視無所蔽聽無所壅邪不能干曲不能回矣以之司民社之寄豈不足以副國家委任之重哉古巖世家賢子孫克膺兹選出宰百里又在帝鄉畿甸之内則夫神明之政其不日聞九重之上哉自昔公侯卿相子孫奕葉者漢有陳留袁氏關西楊氏唐有京兆杜氏鉅鹿魏氏宋有東萊吕氏安陽韓氏蔣氏由金紫以降世澤相承衣

冠蟬聯與諸大家相望後先際時盛明子杰既以府僚為上所眷注而古巖復以縣令克為之繼可謂規重矩疊矣傳曰公侯之家克復其始蔣氏其庶幾乎予以蔣氏外孫幼嘗從舅氏過三嶺拜金紫公尚書公諸大墓雲深木寒翁仲石獸故無恙想見其志氣神明之所存固有不勝慨然者矣越在淮山與古巖相遇論內外兄弟之契故家文獻嗣而續之不有望于古巖者乎古巖行矣沛與臨淮俱鳳陽封域聲迹相聞屬在文學之職

三年報政有可書者尚得執筆焉

送王上舍思我奉親如京師序

國學上舍生王庾思我姑蘇人也處士伯貞父之子南昌太守伯恭公之姪年二十餘清修頴悟寓家鳳陽入郡學受易經於松江以齋黄先生仲頊時滑臺李公惟政為守奬厲後進弟子員中于思我獨表異之盖見其質之美而學之勤也公將以所屬諸生入貢春官命吳教授義孚閲試予亦濫次其列得思我之文為九州諸

生冠公為忻喜設饗具躬為之勸駕既入京試所業成均又以易經魁在前列博士助教諸先生多為之延譽而思我遂以俊選稱矣聖天子嘉惠學校儲材大用凡成均士子德器成就者選入内廷職鈔纂備差遣思我得在其列嘗奉丹符出使濟南既還復命一日入奏曰臣家在鳳陽二親老矣而不得時晨昏之奉幸得歸取以來實微臣之願也上可其奏命司業給告還鳳陽逾月奉其父母登舟予與吳教授送至淮滸因告之曰士之

所學者忠與孝也忠孝臣子之大節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孝之未至於忠乎昌有思我奉命以來侍親以往於忠孝庶幾矣昔唐何蕃在太學以文行有聲六館之士視其動靜以為向背然卒以親老辭歸昌黎韓子傳著其事後世高之予竊以為使蕃如思我取以就養亦何必終歸哉惜也蕃不得有其祿仕以為親榮也夫得祿以及親親固榮矣祿有所弗及親亦何憾焉蕃志于歸養亦各言其志也已仰惟國家崇廣孝治國學生有

親同在京者優其廩賜足以見恩之錫類矣思我之奉迎其親也處則以事其親出則以事其師詩書禮樂之政習復而不舍君臣父子之道敦篤而弗違用是入侍聖君九重之上其於忠孝可以兩得矣異日榮躋膴仕名列縉紳花誥恩封捧觴稱壽不曰王氏有子乎諸士既為思我祖道即鳳陽境内拈題為說夫山川能說可為大夫有問中都名勝者思我尚得以取徵焉詩既成請以予言為首

送鳳陽府知事向君志仁入朝序

知事幕職也古為掌故之官其在郡府與太守秩有高下禄有等差而是非利害相等太守曰然知事曰不然太守曰可行知事曰不可行刑獄之裁決倉儲之出納所屬官吏進退黜陟成案已具知事弗署守固末如之何也已然則職任其不輕矣哉鳳陽為帝鄉咸里轄九州二十四縣大駕巡幸親王駐師將相公侯將命出入兵衛星列屯牧碁布文牒往來棣充庋積謀謨畫諾之

職信乎其難矣向君志仁歸峽望族種學績文有可傳者避地東川以師道自任士大夫屬心焉際今熙朝徵入京師由荆州司倉轉鳳陽府知事前太守滑臺李公今山西張公皆推奬崇敬待以賔禮事之大小每以倚為重是故學校之興郵傳之置錢粮戸口之增羨倉廩府庫之繕修志仁實有力焉而尤孝於事親誠於待士廉於律已凡在接識者皆稱為賢由是名聲四聞有薦諸上者天官奉命徵入且將大用於朝矣夫巨木在山

非不堅且直也美珠在淵非不光且耀也然而匠氏之求不至則柱石之才無施蚤民之求不至則照乘之珍焉取志仁美行懿德在僚佐之任一旦升諸巖廊之上如木之資以柱石珠之取以照乘人皆知其為才且珍也豈不可哉自今而後當見峩冠正色獻替可否使天下之人皆仰其容儀挹其論議斯足以見出處之正矣且士患無其時志仁今可謂逢時矣其尚不媿所學哉將行士大夫即鳳陽勝槩括題為贈夫山川能說可為大

夫況志仁莅政之舊吟想之至係千載之思者哉聖上
眷念鄉土或時顧問亦可以備對敭之萬一云

送臨淮縣主簿葉宗義歸富陽序

昔宋理宗時臨安葉文簡公在景定初為京學生上書
論丞相賈似道專權誤國遠竄漳南宋社既亡入元仕
至中書右丞今其言載在國史讀之者凜凜然猶有生
氣予生也晚不得望公之後塵猶幸識其孫子中先生
老成之資正大之學退隱四明山中晚節從容為後學

儀表而晉府長史彦良公實其弟也以出繼慈溪桂姓由先朝名進士際今盛明為宫僚侍上左右甚見親厚其出處大致與文簡公無以異矣迺洪武十三年夏四月富陽葉君宗義舉聰明正直來為鳳陽臨淮縣主簿適予典教兹邑以禮相見問其家世則文簡公曽孫也於予中為從子行未幾予中薄遊濟南將歸取道臨淮宗義館諸所寓殊為恭謹適長史公奉命入朝旅次淮滸論兄弟叔姪之契予以斯文世好亦得周旋其間因

退而嘆曰喬木世臣之盛東南文獻孰有過之者乎宗義之倅臨淮也簿書期會朝夕不遑同僚以疲冗㐫黙獨宗義明敏俊爽上下愛重去府北十五里淮河上長橋以大水壊郡太守檄宗義督工更作之有成績而宗義遂以賢佐簿稱矣既而念家有老母年登八袠得請歸養縉紳士大夫即臨淮山川勝槩賦詩為贈予因諗諸宗義曰仕所以行其學也宗義學優而仕功名爵禄將文簡公是望而何去之速耶宗義曰先文簡公立朝

大節亦惟忠與孝而巳夫孝之未盡於忠何有吾親喜懼之年不得盡愛日之誠顧戀戀禄養重不孝之罪豈文簡公所望於我後人者乎予不能詰酌之酒而告之曰古所謂克世其家者非宗義其誰哉遂序諸羣言之首用以貿諸予中先生云

送中都國學分教林實中歸永嘉序

永嘉林君實中以俊選受業成均拜恩闕下賜綺衣分教中都國學逾二年辭諸學官曰嘗聞先民有言孝子

一夕五起視其親衣厚薄枕之高卑也其家有老母年七十餘定省之曠而滫瀡之違也不孝之罪多矣設有疾病誰與侍湯藥乎及今不歸是重不孝之罪也助教金先生憐其情為達諸禮部上其奏符報如章實中買舟淮滸問道所由與縉紳士大夫為别以予測産同鄉求一言以贈夫人子豈欲舍其親哉氣志物欲之交固有輕去而遠别者矣至於湖海涉歷山川轉徙日復日歲復歲功名利禄之未酬固有不暇歸視其親矣噫是

豈其親之所望於人子者哉且生之膝下一氣而分喘息呼吸彼動此應故有嚙指而心動者蔡順之於母也有疾而心痛者張志寬之於母也彼其白髮高堂而遊子在遠望眼長懸憂心如擣其何以為情也耶實中少而失父獨幸有母在爾拜奉慈命覲上國之光文章德器為諸生長者同任斯道之寄固其母所深喜者初不以去左右離朝夕為慼也然而實中至孝天禀陟屺之思倚閭之戀有不能頃刻忘者仰惟國家崇廣孝治實

中一請遽得其所欲誠有以見夫秉彞好德之心通上下而無間矣雖然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非由外鑠我也根諸人心本諸天理即諸一事一物之近而無有過不及之差焉爾實中歸壽其母以心求心慈孝之情百年一日也豈但服食周旋獵山釣海為膳羞燕娛之奉哉迺若覽鄉土之非昔問田園之瘠肥相羊夷猶而以得歸為幸非予所擬於實中也實中行矣予何敢以不文而為之

默默哉



滎陽外史集卷二十八

滎陽外史集卷二十九

明 鄭真 撰

序

紀君師道文集序

吾鄉世稱文獻之邦慶歷大儒淳熙故老流風餘澤猶有存者有國以來以德行文學為後學所師尊者則益朋先生紀公其人也先生既捐館其子文愷父能修其

業至其孫師道君復以古文有名薦紳間而先生之道益以明著間嘗出以示予予伏而讀之作而言曰美哉文乎其有得於淵源之正者乎蓋嘗論之天地之間物之大者莫海若也八紘九野之水納焉朝而潮暮而汐風雲煙雨椒崖島嶼之險怪瑰偉晦㝠變化窮千萬年而不息焉者蓋其深廣而有本也人之於文也亦然本之以仁義充之以問學而又養之以剛大之氣故其大者可以經天地緯日星發揮聖學潤色皇猷登太山之

封鏤白玉之牒而其小者亦因事托物時出而鳴之而人弗之及焉源深者流長其然耶其不然耶師道貌温而氣和德進而業修凡經史之微傳註之要鬼神禮樂之奥人物事物之著若取之室中其淵深浩渼沖瀜洋溢誠足以語夫海之大矣溝瀆云乎哉烏乎紀氏何其多賢也耶文獻之傳信乎迪光前人矣予幼時與師道君肄業郡庠自予之祖蒙隱先生與君之祖同有聲閭里而予之父求我府君又與君之父為同歲兩家三世

之好世復有過之者乎祖父之遺師友之篤有事焉弗忘焉其能無愧於師道否耶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吾於是為師道喜語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吾於是又為師道望師道不有以張我則必有以規我矣師道曰諾書以為序

夢慈詩序

世言至人無夢高宗之夢傳説尼父之夢周公其然豈其然哉周官占夢載夢有六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

日惟則其目也夫人與陰陽晝夜相為流通晝之所為夜見諸夢得失休咎示為先兆故禮有獻吉夢憎惡夢之說以為天人相感之理不可誣也況於子母至親思念之情見於寢處而不忘者哉陝西靈臺李公大本純孝君子也早歲失父賴母氏鞠育以底于成受業冑庠得請歸養復領明經薦除廣信府推官廣信江右名郡詞訟繁劇公本家教之盛盡心所事號為平理嘗以公事至鉛山次車盤驛信宿閒夢拜其母床下顧慈顔若

不懌然者既覺泫然而悲曰此固吾母倚閭之望有以動吾心也喜懼之年凛焉朝夕盍其遄歸矣哉縉紳君子為詩以慰觧之予得而讀之有南陔白華之遺音焉其有以得公之情矣夫夢寐之形精誠之著也以公之夢質之周官則其夢為思矣人非父母不生親而且狎者莫母若也方孺子無知親親之愛不能以頃刻舍也既長而他適則其愛或由而弛矣以公雖不及事其父而幸其母在仕宦遠遊山川遼邈愛母之念猶向之為

孺子也故中夜而寢見之夢寐於其母之動静起居憂娛喜慼不異於温凊定省時也此無他志意之合精神之通初非以内外逺近間也使其心或忘焉則無復是夢矣思之深見諸夢而復思焉身雖在逺而其心常若在其親之左右前後也不謂之孝可乎雖然君子之於所親非有二也故易以乾稱父坤稱母視父母為天地豈不重乎公既克念其母其於父若之何哉盖念其母者所以不忘其父也見其母於夢寐則於嚴君終天罔

極之恩不言可想矣仰惟國家推恩錫類公既貴及七品法當疏封金花紫誥幸而得之奉歸以為親壽夜闌秉燭笑敘平昔語及茲夢其不以為吉徵乎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公盍知所自慎哉

滎陽外史集卷二十九